

開放文學－歷代筆記－南唐近事 南唐近事

序

南唐烈祖、元宗、後主三世，共四十年，起天福丁酉之春，終開寶乙亥之冬。君臣用舍，朝廷典章，兵火之餘，史籍蕩盡，惜夫前事不存一。余匪鴻儒，頗常嗜學，耳目所及，志於緝緝，聊資抵掌之談，敢望獲麟之譽，好事君子無或陋焉。太平興國二年歲次丁丑夏五月一日，江表鄭文寶序。

卷一

烈祖輔吳之初，未踰強仕，元勳碩望，足以鎮時靖亂。然當時同立功如朱瑾、李德誠、朱延壽、劉信、張崇、柴再同、周本、劉金、張宣、崔太初、劉威、韋建、王綰等，皆握強兵，分守方面。由是朝廷用意牢籠，終以跋扈為慮。上雖至仁長厚，猶以為非老成無以彈壓，遂服藥變其鬚鬢，一夕成霜。洎曆數有歸，讓皇內禪，諸藩入覲，竟無異圖。

烈祖嘗晝寢，夢一黃龍繚繞殿檻，鱗甲炳煥，照耀庭宇，殆非常狀。逼而視之，蜿蜒如故。上既寤，使視前殿，即齊王憑檻而立，偵上之安否。問其至止時刻，及視向背，皆符所夢。上曰：「天意諄諄，信非偶爾。成吾家事，其惟此子乎！」旬月之間，遂正儲位。齊王即元宗居藩日所封之爵也。

江都縣大廳，相傳有鬼物據之。前政令長升之者，必為瓦礫所擲，或中夜之後毀去案硯，或家人暴疾，遭火不常。斯邑皆相承居小廳蒞事，始獲小康。江夢孫聞之，嘗憤其說。然夢孫儒行正直，眾所推服。無何自秘書郎出宰是邑。下車之日，升正廳受質訖，向夜具香案端笏，當中而坐，誦《周易》一遍。明日如常理事，蔑爾無聞。自始來至終考，莫睹怪異。後之為政者，皆飲其惠焉。

金陵城北有湖，周回數里，幕府、雞籠二山環其西，鐘阜、蔣山諸峰聳其左。名園勝境，掩映如畫。六朝舊跡，多出其間。每歲菱藕罟網之利不下數千。《建康實錄》所謂玄武湖是也。一日，諸閣老待漏朝堂，語及林泉之事。坐間馮謐因舉玄宗賜賀監三百里鏡湖，信為盛事，又曰：「予非敢望此，但賜後湖，亦曷予平生也。」吏部徐鉉怡聲而對曰：「主上尊賢待士，常若不及，豈惜一後湖？所乏者知章爾。」馮大有慚色。

朱鞏侍郎童蒙日，在廣陵入學。其師甚嚴，每朝午歸餐，指景為約。其時不至，當行檀楚。朱雖稟師之命，然常為里巷中一惡犬當道，過輒嗥吠。鞏乃整衣望犬再拜祈之曰：「幸無齧我，早入學中，免為夫子笞責。」精誠所至，涕泗交流，犬亦狂吠不顧。是夕，犬暴卒於家。

處士史虛白，北海人也。清泰中，客游江表，卜居於潯陽落星灣，遂有終焉之志。容貌恢廓，高尚不仕。嘗對客奕棋，旁令學徒四五輩，各秉紙筆，先定題目。或為書啟表章，或詩賦碑頌，隨口而書，握管者略不停綴。數食之間，眾制皆就。雖不精絕，然詞采磊落，旨趣流暢，亦一代不羈之才也。晚節放達，好乘雙犢板輅，掛壺於車上，山童總角負瓢以隨，往來廬阜之間，任意所適。當時朝士咸所推仰。保大末，淮甸未寧，割江之際，虛白乃為《割江賦》以諷，曰：「舟車有限，沿汀島以俱閒；魚鼈無知，尚交遊而不止。」又賦《隱士》詩云：「風雨揭卻屋，渾家醉不知。」其譏刺時政，率皆類此。元宗南幸，道由蠡澤。虛白鶴髦杖藜，謁鑾輅於江左。元宗駐蹕存問，頒之穀帛。又知其嗜酒，別賜御醞數壺，以厚其意也。他日，病將終，謂其子曰：「皇上賜吾上樽，飲之略盡，固留一榼，藏之於家。待吾死日，殮以時服，置拄杖一條及此酒於棺中，葬之足矣。四時慎勿享奠，無益勞費，何利死者？吾當不歆矣。」洎卒，家人一遵遺命，而其子頓絕時祀。每因節序，必修奠訖，蕪紙緝於靈座，紙皆不化。用意焚之，火則自滅，遂不復更祭奠矣。

嚴續相公歌姬，唐錦給事通犀帶，皆一代之尤物也。唐有慕姬之色，嚴有欲帶之心。因雨夜相第有呼盧之會，唐適預焉。嚴命出妓解帶，較勝於一擲，舉座屏氣觀其得失。六骰數巡，唐彩大勝。唐乃酌酒，命美人歌一曲，以別相君。宴罷，拉而偕去。相君悵然遣之。

昇元初，許文武百僚觀內藏，隨意取金帛，盡重載而去。惟蔣廷翊獨持一縑還家，餘無所取。士君子以是而多之。終尚書郎。

鍾謨，性聰敏，多記問，奏疏理論，穎脫時輩。自禮部侍郎聘周，忤旨，左授耀州典午。盛夏之月，自周徂秦，每見道旁古碑，必駐馬歷覽，皆默識。或止郵亭，命筆繕寫。一日之行，不過數里而已。又見一圭首豐碑，制度甚廣，約其詞旨不下數千餘字，臥諸荒塹之中，半為水潦所淹，無由披讀。謨欣然解衣游泳塹中，以手捫揣，默記其文，志諸紙墨。他日征還，重經是路，天久不雨，無復沉碑之泉，乃發笥得舊錄本，就塹較之，無一字差誤。

馮謐，總戎廣陵，為周師所陷，乃削髮披緇以給周人，將圖間道南歸，為識者所擒，送至行在。時鍾謨亦使周。人或識之，曰：「昔日旌旗，擁出坐籌之將；今朝毛髮，化為行腳之僧。」世宗甚悅，因釋罪歸之，終中書侍郎。

賈崇自統軍拜使相，鎮江都。周師未及境，盡焚其井邑，棄壘而渡。元宗引見於便殿，責其奔潰之由，且曰：「朝野謂卿為賈尉遲，朕甚賴卿。一旦敵兵未至，棄甲宵遁，何施面目至此耶？」崇叩首具陳：「舒元既叛，大軍失律，城孤氣寡，無數旅之兵以禦要害，雖真尉遲，亦無所施其勇。臣當孥戮，惟陛下裁之。」以忤旨釋罪，長流撫州。

元宗少躋大位，天性謙謹。每接臣下，恭慎威儀，動循禮法，雖布素僚友無以加也。夏日御小殿，欲道服見諸學士，必先遣中使數四宣諭。或訴以小苦，巾裹不及冠褐可乎？常目宋齊丘為子嵩，李建勛為史館，皆不之名也。君臣之間，待遇之禮率類於此。

沈彬長者，有詩名。保大中以尚書郎致仕，閑居於江西之高安，三吳侯伯多餉粟帛。嘗荷杖郊原，手植一樹於平野之間，召諸子戒曰：「異日葬吾此地，違之者非人子也。」居數年，彬終。諸子將起墳於植樹之所，尋有術士語以吉凶事，近樹北數尺之地卜葬，家人諾之。是夕，諸子咸夢家君訶責擅移葬地：「復違吾言，禍其至矣。」詰朝乃依遺命，伐樹掘土，深丈餘，得一石槨，工用精妙，光潔可鑿，蓋上刊八篆字，云：「開成二年壽槨一所。」乃舉棺就槨而葬之，廣狹之間皆中其度。彬第二子道者，亦能為

詩，以色絲繫銅佛像，長寸餘，懸於襟上，衣道士服，辟穀。隆冬盛夏，惟單褐布裙，跣足日馳數百里。狂率嗜酒，罕接人事。多往來玉筍、浮雲二山，林棲野宿，不常厥居。至今尚在，南中人多識之。

王崇文以舊德殊勳，位崇臺衮，巨鎮名藩節制逮之。坐鎮浮競，出入三朝，喜愠莫形，世推名將。臨武昌日，閱兵於蹴鞠場。武昌廳有古屋百餘間，久經霖雨，一旦而頽，出乎不意，聲聞數里。左右色動心恐，惟崇文指縱點閱，安詳如故，亦無所顧問。

何敬洙，善彈射，性勇決。微時，為鄂帥李簡家僮。李性嚴毅，果於殺戮，左右給使之入小有過愆，鮮獲全宥。何嘗因薄暮與同輩戲於小廳下，有蒼頭取李公所愛硯擊於手中，謂諸僮曰：「誰敢破此？」何時餘酣，乘興厲色而應曰：「死生有命，吾敢碎之。」乃擲硯於石階之上，鏗然毀裂。群僮迸散，無敢觀者。翊日，李銜退視事，責碎硯之由，主者具以實對。李極怒，即命擒何以至，死不旋踵矣。李之夫人素賢明，知何有奇相，每曰：「異日當極貴。」至是，匿何後堂中。旬浹之間，李怒未解，夫人亦不敢救。一日，李獨坐小廳，有一烏申喙向李而噪，其聲甚厲。李惡之，遂拂衣往後園池亭中，烏亦隨其所之，叫噪不已。命家人多方驅逐，略無去意。李性既褊急，怪怒愈甚，顧謂左右曰：「何敬洙善彈，亟召來，能斃此畜，當釋爾罪。」何應召而至，注丸挾彈，精誠中激，應弦斃之。李佳賞至再，遂釋其罪。洎成立，擢為小校，以軍功累建旌鉞。建隆初，自江西移鎮鄂渚。下車之日，小亭中復見一烏，顧何而鳴。何曰：「昔日全吾之命，得非爾乎？」乃取食物，自置諸掌。烏翻然而下，食何掌中。其後何位至中書令，授太師致仕，功算崇極，時莫與比。靈禽之應，豈徒然哉？

馮僕，即刑部尚書謚之子也，舉進士，初年少，眾譽籍籍，以為平折丹桂。秋試之間，僕一夕夢登崇孝寺幡剎極高處打方響。先是徐幼文能圓夢，遂詣徐請圓之。徐曰：「雖有聲價至下地。」洎來春，僕俄成名於韓熙載榜下。或有責徐之言謬者，徐曰：「誠於吾語，後當知之。」放榜數日，中書奏主司取士不當，遂追榜御試，馮果覆落。

鄧匡圖為海州刺史，有野客潘辰謁之。鄧不甚禮遇，館於外廡。忽一日，鄧命潘觀獵近郊。鄧妻因詣廡中，覘辰棲泊之所，弊榻莞席竹籬而已。籬中有錫彈丸二枚，其他一無所有。艾夜辰從禽歸，啟籬之際忽為歎駭之聲，且曰：「定為婦人所觸，幸吾朝來攝其光銳，不爾，斷婦人頸久矣。」聞人異之，乃聞於鄧。鄧詰其由，室家具以實告，鄧頗驚異，遂召潘升堂，屏左右，曰：「先生其有劍術乎？」潘曰：「素所習之。」鄧曰：「願先生陳其所妙，使某拭目一觀，可乎？」潘曰：「何不可也？明日公當齋戒三日，擇近郊平曠之地，可試吾術。」鄧如其約。至期，命潘聯鑣而出至城東。其始潘自懷袖中出二彈丸置掌中，俄有氣兩條如白虹之狀微微出指端，須臾上接於天，若風雨之聲，當空而轉。又繞鄧之頸，左盤右旋千餘匝。其勢奔掣，其聲錚鏦，雖震電迅雷無以加也。鄧據案危坐，喪精褫魄，兩汗浹體，莫知己身之所從。乃稽首祈謝曰：「先生神術，固已知矣。幸攝其威靈，無相見怖。」潘笑舉一手，二白氣復貫掌中，若雲霧之乍收。數食間，復為二錫彈丸矣。鄧自此禮遇彌厚，表薦於烈祖納焉。其後欲傳之於人。一夕，夢其師怒辰擅泄靈術，傳非其人，陰奪其法。既寤，不復能劍矣。尋病終於紫極宮。臨終上言，乞桐棺葬於近地，後當屍解。上從之，使中貴人護葬於金波園。至保大中，元宗命親信發塚觀之，骸骨尚在，迄無異焉。

卷二

進士黃可，字不可，孤寒樸野，深於雅道。詩句中多用「驢」字，如《獻高侍郎詩》云「天下傳將舞馬賦，門前迎得跨驢賓」之類。又嘗謁舍人潘佑，潘教服槐子，云：「豐肌卻老。」明旦潘公趨朝，天階未曙，見槐樹煙霧中有人若猿狙之狀，迫而視之，即可也。怪問其故，乃擁條而對曰：「昨蒙明公教服槐子法，故今日齋戒而掇之。」潘大噓而去。

孫晟為尚書郎，上賜一宅在鳳臺山西岡壘之間。徙居之日，群公萃止。韓熙載見其門卑巷陋，謂孫曰：「湫隘若此，豈稱為相第耶？」舉坐莫喻其旨。明年孫拜御史大夫，旬日之間，果正臺席。

《昇元格》：盜物直三緡者，處極法。廬陵村落間有豪民，暑雨初霽，曝衣篋於庭中，失新潔衾服不少許，計其資直不下數千。所居僻遠，人罕經行，唯一貧人鄰垣而已。周訪蹤狀，必為鄰人盜之，乃訴於邑。邑白郡，郡命吏按驗，歸罪於貧人，詐服為盜。詰其賊，即言散鬻於市，蓋不勝捶掠也。赴法之日，冤聲動人。長吏察其詞色，似非盜者，未即刑戮，遂具案聞於朝廷。烈祖命員外郎蕭儼覆之。儼持法明辨，甚有理聲。受命之日，乃絕葷茹，齋戒理棹，冥禱神祇。晝夜兼行，佇雪冤枉。至郡之日，索案詳約始末，迄無他狀。儼是夕復焚香於庭，稽首冥禱，願降徽戒，將行大辟。翊日，天氣融和，忽有雷雨自西北起，至失物之家，震死一牛。盡剖其腹，腹中得所失衣物。乃是為牛所啖，猶未消潰。遂赦貧民，而儼驟獲大用。

諫議大夫張義方，命道士陳友者合還丹於牛頭山，頻年未就。會義方遭疾將卒，恨不成九轉之功。一旦，命子弟發丹灶，灶下有巨虺，火吻錦鱗，蜿蜒其間，若為神物護持。乃取丹自餌一粒，啞而終。當時識者以為氣未盡，服之陰者不壽也。

劉仁瞻鎮壽春，周師堅壘三戰，蹙而不降。一夕，愛子泛舟於敵境，艾夜為小校所擒，疑有叛志，請於瞻。瞻將行軍法，監軍使懇救不回，復使馳告其夫人。夫人曰：「某郎，妾最少子，攜提愛育，情若不及。奈軍法至重，不可私也；名義至大，不可虧也。苟屈公議，使劉氏之門有不忠之名，妾與令公何顏以見三軍？」遂促令斬之，然後成其喪禮。戰士無不墮淚。

高越，燕人也，將舉進士，文價藹然，器宇森挺，時人無出其右者。鄂帥李公賢之，待以殊禮，將妻以愛女。越竊諭其意，因題《鷹》一絕，書於屋壁云：「雪爪星眸眾鳥歸，摩天專待振毛衣。虞人莫謾張羅網，未肯平原淺草飛。」遂不告而去。後為范陽王盧文納之為婿，與王南歸烈祖。累居清顯，終禮部侍郎。與江文蔚俱以詞賦著名，故江南士人言體物者，以江、高為稱首焉。

朱匡業、劉存忠雖無助略，然以宿舊嚴整，皆處環衛之長。劉彥貞壽陽既敗，我師屢北，京師危之。元宗臨軒吁食，問其守禦之方。匡業對曰：「時來天地皆同力，運去英雄不自由。」遂忤旨流撫州。存忠在側，贊美匡業之言不已，流饒州。

韓寅亮，偃之子也。嘗為予言：偃捐館之日，溫陵帥聞其家藏箱笥頗多，而緘鑄甚密，人罕見者，意其必有珍玩，使親信發觀，惟得燒殘龍鳳燭、金縷紅巾百餘條，蠟淚尚新，巾香猶郁。有老僕泫然而言曰：「公為學士日，常視草金鑿內殿，深夜方還翰苑。當時，皆宮妓秉燭炬以送，公悉藏之。自西京之亂，得罪南遷，不存一二矣。」余卅歲，延平家有老尼，嘗說斯事，與寅亮之言頗同。尼即偃之妾云耳。

張易為太弟賓客，方雅真率，而好乘醉凌人，時論憚之。嘗侍宴昭慶宮，儲後持所愛玉杯，親酌易酒，捧玩勤至，有不顧之色。易張目排座，抗音而讓曰：「殿下輕人重器，不止虧損至德，恐乖聖人慈儉之旨。」言訖，碎玉杯於殿柱，一座失色。儲後避

席而謝之。

廬山九天使者廟，有道士，忘其姓名，體貌魁偉，飲啖酒肉，有兼人之量。晚節服餌丹砂，躒於沖舉。魏王之鎮潯陽也，郡齋有雙鶴，因風所飄，憩於道館，迴翔嘹唳，若自天降。道士且驚且喜，焚香端簡，前瞻雲霓，自謂當赴上天之召，命山童控而乘之。羽儀清弱，莫勝其載，毛傷背折，血灑庭除，仰接久之，是夕皆斃。翌日，馴養者詰知其狀，訴於公府，王不之罪。處士陳沆聞之，為絕句以諷云：「啖肉先生欲上升，黃雲踏破紫雲崩。龍腰鶴背無多力，傳語麻姑借大鵬。」

慶王茂，元宗第二子也，雅言俊德，宗室罕倫，未冠而薨。上深軫悼，每顧侍臣曰：「子夏喪明，不為異也。」或對曰：「臣聞仁而不壽，仙經所謂煉形於太陰之中。然慶王必將侍三后於三清，友王喬於玉除，伏望少寢矜念。」上泫然焉。

烈祖輔吳，將有禪讓之事，人情尚懷彼此一二不樂。周宗請之，上曰：「吾夜夢為人引劍斷吾之頸，意所惡之。」宗遽下階拜賀曰：「當策立耳。」居數日而內禪。

王魯為當塗宰，頗以資產為務。會部民連狀訴主簿貪賄於縣尹，魯乃判曰：「汝雖打草，吾已蛇驚。」為好事者口實焉。

鄧亞文，高安鄉野之人也，烈祖時，自尚書郎拜青陽令。升廳就案而食，自謂尊顯彌極，還語兒子輩云：「當思為學自致煙霄。吾為百里之長，聲鼓吃飯，腦後接筆，此吾稽古之力也。」

宋齊丘，微時，日者相之曰：「君貴不可說，然亞夫下獄之相，君實有之。位極之日，當早引退，庶幾保全。」齊丘登相位數載致仕，復以大司徒就徵。保大末，坐陳覺謀干犯事，乃餓死於青陽。

元宗幼學之年，馮權常給使左右，上深所親幸。每曰：「我富貴之日，為爾置銀靴焉。」保大初，聽政之暇，命親王及東宮舊僚擊鞠歡極，頒賚有等。語及前事，即日賜銀三斤以代銀靴。權遂命工鍛靴穿焉，人皆哂之。

元宗嗣位之初，春秋鼎盛，留心內寵，宴私擊鞠，略無虛日。常乘醉命樂工楊花飛奏《水調詞》進酒，花飛唯歌「南朝天子好風流」一句，如是者數四。上既悟，覆杯大憚，厚賜金帛，以旌敢言。上曰：「使孫、陳二主得此一句，固不當有銜璧之辱也。」翌日，罷諸歡宴，留心庶事，圖闔弔楚，幾致治平。

常夢錫為翰林學士，剛直不附，貴近側目。或謂曰：「公罷直，私門何以為樂？」常曰：「垂幃痛飲，面壁而已。」蓋馮、魏擅權之際也。

周業為左街使，信州刺史本之子也，與劉郎素有隙。（劉即長公主婿，時為禁帥。）無何，昇元中金陵告災，業方潛飲人家，醉不能起。有聞上者，上顧親信施仁望曰：「率衛士□人詣災所，見其馳救則釋，不然就戮於牀。」仁望既往，亟使召業家語之。業大怖，衣女子服奔見仁望。仁望怒之。泊火息復命，至便殿門，會劉郎先至，亦將白災事。仁望揣劉意不能蔽業，又懼與之偕罪，計出倉卒，遽排劉越次見上曰：「火不為災，業誠如聖旨。」上曰：「戮之乎？」仁望曰：「業父本方臨敵境，臣未敢即時奉詔。」上撫几大悅曰：「幾誤我事。」仁望自此大獲獎用，業乃全恕。

張子通既貴，其弟子遊好次薤露，暑月衣犢鼻，納涼門廡。值里巷喪車過，必逕趨群挽中，聲調清壯，抑過中節，或至郊外，通夕而歸。喪家以子通故，攝至客位，常享醉飽。其兄恥之，雖戒勸，終不能止。

陳誨嗜鴿，馴養千餘隻。誨自南劍牧拜建州觀察使，去郡前一月，群鴿先之富沙，舊所無子遺矣。又嘗因早衙，有一鴿投誨之懷袖中，為鷹鷂所擊故也。誨感之，自是不復食鴿矣。

章齊一為道士，滑稽無度，善於嘲毀，倡里樂籍多稱其詞。弟曰齊二，次曰齊三。保大中，任樂坊判官。一旦暴疾，齊一辭舌而終。

女冠耿先生，烏爪玉貌，甚有道術，獲寵於元宗。將誕前三日，謂左右曰：「我子非常，產之夕當有異。」及他夕，果震雷繞室，大雨河傾。半夜雷止，耿身不復孕，左右莫知，所產將子亦隨失矣。

陳繼善自江寧尹拜少傅致仕，富於資產。性鄙屑，別墅林池，未嘗暫適。既不嗜學，又杜絕賓客。惟自荷一鋤，理小圃成畦，以真珠千餘顆若種蔬狀布土壤之間，記顆俯拾，周而復始，以此為樂焉。

烈祖鎮建業日，義祖薨於廣陵，致意將有奔喪之計。康王已下諸公子謂周宗曰：「幸聞兄長，家國多事，宜抑情損禮，無勞西渡也。」宗度王等非本意，堅請報簡示信於烈祖。康王以勿遽為詞，宗袖中出筆，復為左右取紙，得故茗紙帖，乞手札。康王不獲已而札曰：「幸就東府舉哀，多壘之秋，二兄無以奔喪為念也。」明年烈祖朝覲廣陵，康王及諸公子果執上手大慟，誣上不以臨喪為意，詛讓百端，冀動物聽。上因出王所書以示之，王赧顏而已。

兵部尚書杜業，任樞密，有權變，足機會，兵賦民籍，指之掌中。其妻張氏妒悍尤急，室絕婢妾。業憚之如事嚴親。烈祖嘗命元皇后召張至內庭，誡之曰：「業位望通顯，得置妾媵，何拘忌如此，豈婦道所宜耶？」張雪涕而言曰：「業本狂生，遭逢始運。多壘之初，陛下所藉者駑馬未竭耳，而又早衰多病，縱之必貽其患，將誤於任使耳。」烈祖聞之，大加獎歎，以銀盆綵段賞之。

烈祖輔吳，四方多壘，雖一騎一卒，必加姑息。以群校多從禽聚飲近野，或騷擾民庶。上欲繩之以法。而方藉其材力，思得酌中之計，問於嚴求。求曰：「無煩繩之，易絕耳。請教秦興、海鹽諸縣罷採鷹鷂，可不令而止。」烈祖從其計，期月之間，群校無復游墟落者。

嚴求，微時為陽邑吏。陽宰器之，待以賓禮，每曰：「卿當自愛，他日極人臣之位。吾不復見卿之貴，幸以遺孤留意。」期年，嚴亟登公輔。宰歿既久，其子理遺命候謁嚴門。嚴贈擔石束帛而已。其子慊懷而退。嚴不甚顧，密遣家人賚黃金數斤，伺於逆旅間，謝之曰：「非陽宰之子乎？相君使奉金以備行李。」又薦一官，地宅僕馬畢為之置。其子他日及門致謝，嚴曰：「聊以報

尊府君平昔之遇耳。」一見後，終身謝絕焉。

烈祖輔吳日，與諸侯會射延賓亭。劉信擊牙注矢揖擬四座，小校孫漢威疑不利於上，忽引身障烈祖，以己當之。上自此益加寵遇，位至侍中、九江帥。

劉信攻南康，終月不下。義祖譴信使者而杖之，詈曰：「語劉信要背即背，何疑之甚也。」信聞命大怖，並力急攻，次宿而下。凱旋之日，師至新林浦，犒錫不至，亦無所存勞。他日謁見，義祖命諸元助為六博之戲，以紓前意。信酒酣，掬六般於手曰：「令公疑信欲背者，傾西江之水終難自滌。不負公，當一擲遍赤。誠如前旨，則眾彩而已。信當自拘，不煩刑吏耳。」義祖免釋不暇，投之於盆，六子皆赤。義祖賞其精誠昭感，復待以忠貞焉。

李建勛鎮臨川，方與僚屬會飲郡齋，有送九江帥周宗書至者，訴以赴鎮日近，器用儀注或闕，求輟於臨川。李無復報簡，但乘醉大批其書一絕云：「偶罷阿衡來此郡，固無閑物可應官。憑君為報群胥道，莫作循州刺史看。」

趙王李德誠鎮江西，有日者自稱世人貴賤一見輒分。王使女妓數人與其妻滕國君同糝梳服飾，偕立庭中，請辨良賤。客俯躬而進曰：「國君頭上有黃雲。」群妓不覺皆仰首，日者曰：「此是國君也。」王悅而遣之。

陳覺，微時為宋齊丘之客。及為兵部侍郎也，其妻李氏妒悍，親執廚爨，不置妾媵。齊丘選姿美之婢三人與之，李亦無難色，奉侍三婢若舅姑禮。問其故，李曰：「此令公寵幸之人，見之若面令公，何敢倨慢？」三婢既不自安，求還宋第。宋笑而許之。

馮延巳鎮臨川，聞朝議已有除替。一夕，夢通舌生毛。翌日，有僧解之曰：「毛生舌間，不可剃也，相公其未替乎？」旬日之間，果已寢命。

張洎計偕之歲，為潤帥燕王冀所薦。首謁韓熙載，韓一見待之如故，謂曰：「子好一中書舍人。」頃之，韓主文，洎擢第。不□年，果主綸闈之任。

進士李冠子善吹中管，妙絕當代。上饒郡公嘗聞於元宗，上甚欲召對，屬淮甸多故，盤桓期月，戎務日繁，竟不獲見。出關日，李建勛贈一絕云：「韻如古澗長流水，怨似秋枝欲斷蟬。可惜人間容易聽，新聲不到御樓前。」

鍾傳鎮江西日，客有以覆射之法求謁。傳以曆日包一橘，置袖中使射之，客口占一歌以揭之云：「太歲當頭立，諸神莫敢當。其中有一物，常帶洞庭香。」

程員舉進士，將逼試，夜夢烏衣吏及門告員曰：「君與王倫、廖衢、陳度、魏清並已及第。」員夢中驚喜，理服馳馬詣省門。見楊遂、張觀、曾顛立街中，謂曰：「榜在雞行，何忽至此？」員悵然而覺，秘不敢言。其年考功員外郎張必權知貢舉，果放楊遂等三人，員輩卒無徵應。既夏，內降御札，尚慮遺賢，命張洎舍人取所試詩賦就中書重定，務在精選。洎果取員等五人，附來春別榜及第。明年歲在癸酉也。

李德來任大理少卿，持法甚峻，忌刻便佞，時號「李貓兒」。本無學術，詐稱博聞，每呼馬為韓盧，樂工為伶倫，諂佞為響譔，以此貽譏於世。

木平和尚，不知何許人也。保大初，徵至闕下，傾都瞻禮，闐咽里巷，金帛之施，日積數萬。嘗出入宮禁中。他日，從上登百尺樓。上曰：「新建此樓，制度佳否？」木平曰：「尤宜望火。」上初不喻其旨。居數歲，木平卒，淮甸大擾，自壽陽置烽埃以應龍安山，旦夕上多登覽，以瞻動靜。又上最鍾愛慶王，王初幼學，上問：「壽命幾何？」木平曰：「郎君聰明哲智，預知六□年事，壽當七□。」是歲疾終，年□七，蓋反語以對之也。

李徵古，宜春人也，少時賤游，嘗宿同郡潘長史家。是夜，潘妻夢門前有儀注鞍馬，擁劍錯錄，銜隊約二百人，或坐或立，且云：「太守在此。」洎見，乃寓宿秀才。覺後言於潘曰：「此客非常人也。妾來晨略見。」餞酒一鍾，贈之金柅腕，曰：「郎君他日富貴，慎勿相忘。」李不可知也。來年至京，一舉成名，不□年，自樞密副使除本州刺史。離闕日，元宗賜內庫酒二百瓶。

韓熙載放曠不羈，所得俸錢，即為諸姬分去。乃著衲衣負筐，命門生舒雅執手版，於諸姬院乞食，以為笑樂。使中國，作詩云：「我本江北人，去作江南客。舟到江北來，舉目無相識。不如歸去來，江南有人憶。」

陶穀學士奉使，恃上國勢，下視江左，辭色毅然不可犯。韓熙載命妓秦弱蘭詐為驛卒女，每日弊衣持帚掃地，陶悅之與狎，因贈一詞名《風光好》云：「好因緣，惡因緣，只得郵亭一夜眠。別神仙。琵琶撥盡相思調。知音少。待得鸞膠續斷弦，是何年？」明日，後主設宴，陶辭色如前，乃命弱蘭歌此詞勸酒。陶大沮，即日北歸。

韓熙載，北人，仕江南，致位通顯，不防閑婢妾，有北齊徐之才風。侍兒往往私客。客賦詩有云「最是五更留不往，向人枕畔著衣裳」之句，熙載亦不介意。

卷三

李堯，廣陵布衣，常以喉舌裨闔為己任。宋齊丘罷鎮江西，堯裹足來謁。齊丘問：「客素習何業？」堯曰：「修相業，於今□年矣。」宋曰：「君修相福乎？」堯不能答。他日，復求見，宋屬子卒，左右不復通知，乃題一絕而去。詞曰：「中興唐祚滅強胡，總是先生設遠謀。今日喪雛猶解哭，讓皇宮眷合何如？」

朱業為宣州刺史，好酒凌人，性復威厲，飲後恣意斬決，無復見者。惟其妻鍾氏能制之，舉幃一呼，懾栗而止。張易令通倖之職，至府數日，業為啟宴。酒舉未及三爵，易乘宿醒，擲觥排席，詬讓蠹起。業怡聲屏幃之間，謂左右曰：「張公使酒，未可當也。」命扶易而出，此後府公無復使酒焉。

元宗曲燕保和堂，命從官賦詩。學士朱鞏詩成獨晚，洎眾制皆就，鞏已醉矣，唯進一聯。上疑其構思大久，復不終篇。鞏再拜

致謝曰：「好物不在多。」左右掩口而笑。自是金陵士庶遺餉不豐好者，皆以朱公為口實。

魏王知訓為宣州帥，苛政斂下，百姓苦之。因人覲侍宴，伶人戲作綠衣大面胡人，若鬼狀。傍一人問曰：「何為者？」綠衣人對曰：「吾宣州土地神，王入覲，和地皮掠來，因至於此。」

張崇帥廬州，好為不法，士庶苦之。嘗入覲江都，廬人幸其改任，皆相謂曰：「渠伊必不復來矣。」崇來，計口徵「渠伊錢」。明年再入覲，盛有罷府之議，不敢指實，道路相見，皆捋鬚相慶。崇歸，又徵「捋鬚錢」。嘗為伶人所戲，一伶假為人死，有譴當作水族者，陰府判曰：「焦湖百里，一任作獺。」崇大慚。

後主篡位之初，嘗夢一羊升武德殿御牀，意甚惡之。及金陵之陷，補闕楊克讓首知府事。盛衰之理，其明徵歟！

李羽能詩，五言方擢第，嘗獻江淮郡守詩曰：「塞詔東來淝水濱，時情惟望秉陶鈞。將軍一陣為功業，忍見沙場百戰人。」蓋郡守盧公一舉及第。

李古少貧賤，一舉成名，不二年，自副樞密除本州刺史。有《登祝融峰》云：「欲上祝融峰，先登古石橋。鑿開巖嶮處，取路到丹霄。」

馮延魯公出討閩中，催督軍糧，急於星火。李建勛以詩寄之曰：「粟多未必全為計，師老須防有伏兵。」既而福州之兵果為越人所敗。及歸，遷司空，累表乞致政，自稱鍾山公。詔授司徒，不起。學士湯悅致狀賀之，建勛以詩答曰：「司空猶不作，那敢作司徒。幸有山公號，如何不見呼？」先是，宋齊丘自京口求退於青陽，號九華先生，未週期，一詔而起，時論薄之。建勛年德未衰，時望方隆重，或有以比宋公者，因為詩曰：「桃花流水雖相似，不學劉郎去又來。」

陳喬、張俄重陽日登高於北山湖亭，不奏聲樂，因吟杜工部《九日宴藍田崔氏莊》詩，其末句云：「明年此會知誰健？醉把茱萸仔細看。」員外郎趙宣父時亦在集，感慨流涕者數四，舉座異之。未幾，趙卒。

周顥處士洪儒奧學，偶不中第，旅浙西，從事歡飲，惟昧於章程，座中皆戲之。有贈詩曰：「龍津掉尾年勞，聲價當時斗月高。惟有紅妝回舞手，似持霜刃向猿獠。」周和曰：「載文場敢憚勞，宋都回鷁為風高。今朝甘伏花枝笑，任道樽前愛縛獠。」

保大中，廣陵理城隍，因及古塚，得石志一所云：「日為箭兮月為弓，四時射人兮無窮。但得天將明月化，不覺人隨流水空。山川秀兮碧穹窿，崇夫人墓兮直其中。猿啼烏嘯煙蒙蒙，千年萬年松柏風。」或云李白詞。

烈祖曲宴便殿，引鳩觥賜周本。本疑而不飲，佯醉，別引一卮，均酒之半，跪捧而進曰：「陛下千萬歲！陛下若不飲此，非君臣同心同德之義也，臣不敢奉詔。」上色變，無言久之，左右皆相顧流汗，莫知所從。伶倫申漸高，有機智者，竊論其旨，乃乘談諧盡並兩盞以飲之，內杯於懷中，亟趨而出。上密使親信持藥詣私第解之，已不及矣，漸高腦潰而卒。

大食國進龍腦油，其味辛烈，解醒濁疾，上所秘惜。耿先生見之曰：「此非佳者，當為大家致之。」乃縫夾絹囊，貯白龍腦數斤，懸於屋棟上，以胡餅盛之。少頃，瀝液如注。上歎駭不已，命酒泛之，味逾於大食國進者。

陳省躬嘗夢騎一馬，入一府署曰「天下太平」，未幾除太平令。後復夢烏衣吏仗劍斷其一臂。時省躬弟長參從事京口，值甲戌之圍，音耗久絕，尚以手足為念。既而金陵傾陷，歸朝，除深州下博令。

內中嘗欲真珠數升，耿先生曰：「易致耳。」即命以小麥數升，以銀釜炒之。食頃，勻圓成珠。

魏明好作詩詞，多而不格。嘗攜近詩詣韓熙載，韓托以病目，請置几案徐覽。明曰：「侍郎目昏，請自為吟之。」韓曰：「耳聾加劇，切忌不聞。」

金陵圍逼之際，人多患腳弱而卒。童謠云：「索得娘來破卻家，後園桃李不生花。豬兒狗兒總死盡，養得貓兒遇赤痕。」一僧解之曰：「娘，謂再娶周后。不生花，謂之枯瘁。豬狗死盡，戌亥年腳弱而亡者。赤痕，貓目疾，不能捕鼠，謂不見丙子年也。」

金陵建國之初，軍儲未實，關市之利，苛悉農桑商賈。時亢旱日久，上曰：「近京皆報雨足，獨京城不雨，何也？」申漸高對曰：「雨懼抽稅，不敢入城。」上即下詔停額外稅，俄雨沾足。故知優旃漆城，耶律瓦衣，不為虛矣。

給事中喬彞知舉，進士及第者五人，皆以舉數升降等甲。無名子謂喬之榜類陳桔皮，半白多居上。